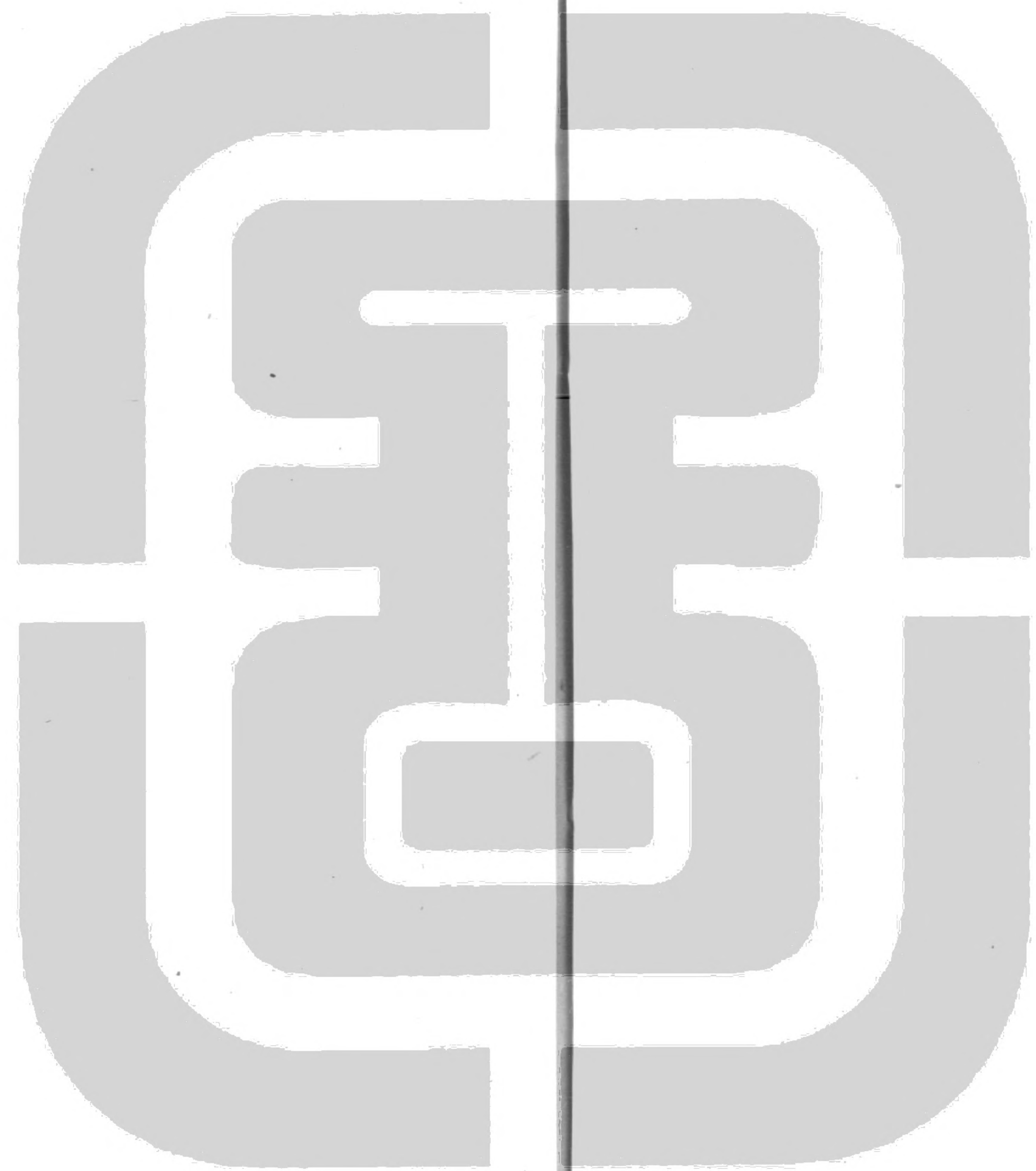


榴館初函集



榴館集序



余讀榴館集竟作而嘆曰嗟乎山蘊玉
而輝澤懷珠而媚從古異之然玉不登
于明堂珠不聞乎照乘徒以輝山媚澤
也亦已傷矣况士君子抱道修德淪落
于山陬水涯使一代光華徒煥發于詩

文以自表見也豈盡其才之難哉亦知
才者之難也黎陽因之楊先生非歟先
生夙具慧業學已成退而脩諸家與弟
若侄從事千秋凡六經史漢歷唐宋諸
大家無不排衆戶而入且旁及四始六
義搜其神而佩其采煌煌乎成一家言

譬之九成六章聲色殫矣何難坐進于
韶濩黜鄭衛淫鄙之風使勿陳于郊廟
哉乃閔閔焉汶汶焉坐老一帷終無所
建明也豈其才猶未瞻歟余觀其經國
二十篇及太平三策未嘗不欲以經濟
弘才表忠孝大節其所與丘毛伯湯若

士諸君子晨夕討論者亦非恣然于當世之爲也乃竟托空文自見若無所長短之効者我知之矣蓋君子得時則駕非其時則鳳不鳴岐而龍螫于九淵先生肇錫于神宗之初閱熹思之代正強仕服政之年戎馬生郊旣不能橫槊賦

詩鳴雞起舞以大展其雄畧又不能擊筑市中袖錐圯上爲古今義烈者所爲胸有所菴而不舒才有所靳而莫展故不能不藉管城三寸以望知己于不可必得之中而揚意不逢鍾期竟杳又安得不臨風雲而殞涕抱日月以長終也

哉余薄遊漆園與集虛令尹有針芥之
合出是集命較因悲其志艱其遇而愛
其才故爲之叙述于此先生有知其亦
以余爲後先同調也歟

昔

康熙甲寅年臘月望後

福唐後學魏憲惟度拜

書于漆園之蝶菴雪下



序

因之先生予父執也乃扶進後秀輒引
爲忘年予向於涂子期得窺其著作然
片羽半豹未覩大全今歲過東明訪集
虛始得受而卒業焉因掩卷嘆曰嗟乎
以先生之味道積學而不獲大用於世

天耶人耶先生探道好幽玄讀書鄙章
句凡六經諸子二十一史以及二氏百
家之書無不貫穿融液故信手拈來頭
頭是道隨筆揮就字字有香繹道則兄
王弟郭古文則步柳趨韓詩賦則含庾
咀鮑論策書牘則出蘇入黃不得以一

家目之亦不得以一代囿之斯誠寰海
之大手不特肝江之巨擘也獨怪遊其
門者如公望集虛蟬聯燭斗炙其教者
如子期君斷鵬翼垂雲乃先生嘉穉未
收匏瓜不食豈夜哭之鬼嗔其造字慧
業之靈妬其修文耶然而源深者流長

積厚者光遠今集虛以補衮之才而製
錦用調羹之手以烹鮮文學膾炙政事
口碑競美青出於藍誰謂玄之尚白頌
康成者遡星崙於絳帳銘藥師者景衣
鉢於河汾然則水深必回思已酬於通
利火傳未盡事仍踵於增華先生爲不

朽矣又奚嘆其不用於世耶集虛於戎
馬生郊蠹魚厭腹之後多方搜輯什襲
珍藏復付梓人以公同好豈惟悌弟抑
亦慈孫卽予向醉心忘年之誼今得藉
手較讐之役豈非屬有天幸哉

同郡後學張世經頓首書



榴館集序

嗚呼余其忍讀因之先生之集耶先生與余祖稱伯仲家大人而下諸父兄弟執贄先生之門者十有五人先生不輟寒暑責其成歷四十餘年如

一日余掇春官登賢書貢于王廷者
皆藉先生甄陶而先生坎珂終身徒
有此一集懸千古也余其忍讀也耶
雖然先生往矣先生之精神氣魄日
凝聚于此集猶然有生之年也余又

安忍而不讀耶蓋先生生神燾間正
吾鄉文章坵壇之秋前輩陳大士羅
文止章大力艾千子諸君子以古學
力挽頽趨先生毅然與之上下其議
論諸公咸爲推轂竟十罷棘闈無所

遇合至思宗末年朝廷有薦舉之令
當事勒先生品行文章以應復阨于
時勢不得展所懷抱今吾鄉知名之
士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每嘖曰先
生道力深堅內行允誌則繹道有箋

也才猷宏遠識見淵涵則經國續經
國有書也忠愛至情悱惻沉憂則太
平有策帝命有論也學古有獲開千
百年手眼則有古疑義也鳳毛自愛
龍性難馴則有嘉稔軒自序異人異

書諸賦也耽山水喜博涉以朋友詩
文爲性命則諸序諸記盡之矣擅風
雅存勸戒入漢魏三唐之室則古風
諸律盡之矣他如蓮花百絕別開法
門與柱下雪山並轡而馳則又先生

之心靈道粹散見于篇什者非可以
尋常測也嗚呼吾鄉之嘆慕先生者
如此則天下之嘆慕先生者可知余
生不敏年過五十強半在戎馬倥傯
中一行作吏百凡俱廢未能守先生

之學以待將來倘此榴館一集逐石
火電光花魂月影縹緲于無何有之
鄉吾知先生在白玉樓頭未能遽釋
憾于後死者其忍讀也耶不忍讀也
耶先生著書萬卷其刻成者曰榴館
初函遺稿悉散失于兵燹之餘在目
深自惋惜安得搜灰燼而載續之嗚
呼痛已

告

康熙甲寅年臘月望後

漆園吏門姪孫日升集虛拜

書于爪雪軒



榴館集序

明興置博士弟子以淹通古昔才
足決策當時者應大廷之選三事
庶尹靡不由之迨士習卑，務剽
說以飾經藝幸而入彀其中未必
奇彼淹通古昔才足決策當時者

反屈首而老諸生識者痛之至思
宗末年流寇煽氛將傾巖穴之士
畢進廟堂有司四顧傍徨卒無以
應夫入齊無瑟豈無瑟哉竽者前
矣吾鄉向稱多士之經明行舉
者非習剝說以飾經藝即吾家前

輩亦皆驤首皇路以奮庸一時局
促轉下駒以諸生終老者殊寥々
也獨叔祖因之先生以一領青衿
傲霜雪者五十有餘年時愈厄而
才愈奇名愈振癸甲間當事廉以
荅明詔復阻于時勢未竟厥業其

所著述皆淹通古昔決策當時可見諸施行終沉汨于山陬水涯無所表見于世誰為之豈運會使然耶抑宰相之過耶余生也晚未嘗親承先生教誨猶幸侍父兄側仰炙其為人蓋恂之烏藹之焉予

人以一親復示人以可則者矣時猶舞象勺未知讀其書甲寅歸自北雍訪伯兄于漆園令署始見其拙館初函編取以卒業驚問伯兄曰拙之義奚取乎伯兄曰固先生自命也余嘆曰異哉先生之命拙

也豈祖叔之所謂子孫衆多歟豈
東林之所謂貧樂有餘歟吾聞熙
春有瑞榴軒焉在學宮之南士人
以結實之數卜登第先生落落諸
生中未能忘情于此尤未能釋憾
于此也其為榴也亦只比初函而

已矣雖然榴者苗也苗以俾我後
人垂之千百年上與日月爭光下
與山川並壽也豈松官耶梅友耶
竹君耶余生也晚未嘗親承先生
教誨猶得多其人讀其書庶幾從
伯兄後辨其真豕魚魯而知其淹

通古昔決策當時者如此是余之
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昔

康熙十三年甲寅秋八月既望

侄孫日鼎太容拜書



榴館初函集選總目

惜陰室主人

卷之一

釋道十箋

卷之二

經國十書

續經國十書

卷之三

古疑義

太平三策

卷之四

論

序

卷之五

記

傳

卷之六

疏

書牘

卷之七

祭文

雜著

卷之八

賦

卷之九

古詩

律詩

卷之十

絕句

詩餘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一

釋道十箋

逸二

天地

形神

聲色臭味

性命

陰陽

氣血

食色

聲聞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一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繹道十箋 遺二

天地

天以神地以形。形善下。下則生濕。濕則陰潛。而火出。神善高。高則生燥。燥則陽鬱。而水流。流者上之趨。下也。水之性然也。然則水原自下矣。積坎而上升。燥者得之而成濕。濕因燥而其流速矣。出者下之向上也。火之性然也。然則火原自上矣。從離而下降。濕者得之而成燥。燥因濕而其出疾矣。是故火原從上。上而不下。則陽明之質無所寄。火之性亦存於空虛無用。

之地而火遂窮。久之濕者腐。而形亦枯。而不澤。其病爲滯。爲潰。散水原從下。下而不上。則陰幽之氣無所達。水之性亦沉於蕞塞不通之所。而水遂窮。久之燥者亢。而神亦闇。而不清。其病爲驕。爲奠滅。是故主太猛。則元亢。則天之神有不合。燥也不燥。於是而凝。爲大旱。主太寬。則腐腐。則地之形有不合。濕也不濕。於是而流。爲大滂。此大旱大滂。天下者應天下。家國者應家國。身者應身。男女之間。飲食之際。微乎微乎。自

此是篤論

非冲虛澹漠無思無爲烏能觀變於燥濕窮化於地

天哉。釋天地一。

魏惟度曰形枯則傷神神闇則害形神虛也虛而無麗可乎形實也實而不動可乎此可合一之理因之先生言得極暢張孟常曰從子產水火寬猛論錯綜言之有精理連貫即大易既濟洪範庶徵并道家龍從火出虎向水生之義無不囊括其中

形神

神者運靈之主也。形者聽令之材也。主以虛唯虛故
默默則靜。靜則萬有潛萌。一發莫禁。自然見於動矣。
材以實。唯實故充。充則動。動則萬儲傾出。一往無際。
仍復還於靜矣。當形之未有也。形非遂無也。有無形
者以爲之無。而無無形者則亦終無而已矣。惟形不
終無。而神亦得從虛而赴實。當形之既有也。形非遂
有也。有有形者以爲之有。而無有形者則亦徒有而

已矣。惟形不徒有而神亦得因實以效。虛是故形者
 一定之器也。然有不定者。或貴而賤。或賤而貴。彼自
 有為之賤貴。而神於是為無權矣。神者不變之宗也。
 然時有變者。或聚而散。或散而聚。彼自有為之散聚。
 而形於是為有據矣。蓋神御也。形馬也。御能逐電追
 風。然無馬則御亦安寄。形弩也。神機也。弩能洞胸達
 腋。然無機則弩亦安發。君子靜對於無動觀。諸有不
 勞形以壞神之舍。不傷神以竭形之君。一室而與萬

即上

篇冲虛澹泊

無思無為也

贊天地

贊天地

贊天地

贊天地

贊天地

贊天地

青萬物矣

化同流。一念而與千古共事。駕霧鞭雲。沐日浴月。安
 往而不得哉。繹形神二

黎博菴曰。文氣酷似關尹。而少有鋪叙。亦不失為
 兩同書

楊集虛曰。繹道之言。期于曉暢。詳明使天下愚夫
 愚婦。皆通其意。始無憾事。

聲色臭味

聲色。性命之外見也。外見者有牖以通之。開其牖而性命之路通。然淫靡之路亦通矣。臭味者。性命之內見也。內見者有符以出之。執其符而性命之官出。然羶悅之官亦出矣。且聲色不專在外也。當其無有聲色。而吾之聲色已見於內。然則外特從實以入虛焉。耳臭味不專在內也。當其無有臭味。而吾之臭味已見於外。然則內特從虛以證實焉耳。是故有無聲之

聲無色之色。無臭之臭。無味之味。從外而入。入也不
 入。從內而出。出也不出。若夫巧美在前。琢磨在後。所
 以養吾之目。而彼有不養。目反害焉。金石齊鳴。絲肉
 競奏。所以養吾之耳。而彼有不養。耳反害焉。椒蘭蘅
 芷。所以養鼻。鼻未養也。而害隨之。醯醢醬酪。所以養
 口。口未養也。而害隨之。害者彌日。彌夜。養者亦彌日。
 彌夜。未聞因彌日。彌夜之害。竟廢。彌日。彌夜之養。則
 養之關於性命大矣。何者。聲色臭味。吾性命之精華。
 也。精華一息不流。則性命一息不通。或者有感於斧
 斤之伐。醜毒之迷。防之惟恐不固。去之惟恐不亟。斯
 亦可謂攻於葆嗇。守乎性命之難者矣。至如淡以棲
 神。空而得趣。此亦達士襟期。曠然冥極。若夫色相本
 無。曾不聞於鈞響。栴檀非有。不盜嗅於蓮香。冥心天
 外。有意其人。繹聲色臭味三。

魏惟度曰。歛精華以歸性命。有實功。有神化。先生
 以攻守二字指點。後學可費猶龍五千言。
 楊集虛曰。既有功夫。便有神悟。卽下學上達之旨。
 以語二氏。則索向虛空矣。

性命

性者命之本也。命因於性者也。命者性之符也。性托於命者也。未有命先有性。性含於空。舉萬有不可名字。瀰漫布濩於空。若炊累然。是故見於聲爲五聲。見於色爲五色。見於臭爲五臭。見於味爲五味。無不肖其性以出。極而一草一虫。微若絲。細若忽。初無當於人事。然既具此種性。即使彘豎之所未嘗誌。伯益之所未嘗書。彼正無纖毫易者。當性之未有定在。以爲

虛而難據矣。乃其托命而見者，無不確然有可據。此亦足明性之不可移矣。既有性，自有命，命見於實，舉萬有不可名字，紛紜散見於實。若碎粉然，是故聲同矣，有不同之聲；色同矣，有不同之色；臭同矣，有不同之臭味。同矣，有不同之味。無不肖其命以流，推而春蠶秋粟，或爲衰，或爲盛，亦何偏於陰陽。然既具有此定命，即使均之以章亥，算之以隸首，彼正無纖毫一者。當命之既有定在，以爲實而可據矣。乃其因性而

顯者，亦自靡然有難據。此亦足明命之不可易矣。是故有因乎天者，黍宜寒，稌宜暑；有因乎地者，江南則爲橘，江北則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則命之從性也。有因乎人者，梅可以爲杏，更一種核而杏仍梅矣；艾可以爲菊，更一移根而菊仍艾矣。此則性之不從乎命也。乃若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性之見於命也，於耳目爲聰明；於心思爲智慧；命之見於性也，於子爲孝子，於

臣爲忠臣人有南北性無南北命有壽夭窮通性無
 壽夭窮通君子因性以授命不因命以滑性流金礫
 石而不能熱折膠墮指而不能寒滯聲美色之在前
 若飄風之過耳浮雲之過目而初不礙虛空刀鋸鼎
 鑊之在後若疾雷之破山電火之繞樹而初不撓元
 氣是故性有隱顯而無生滅命有生滅遂有隱顯君
 子知命之不能千古有志之士俱當悚聽有生而無滅其亦常存此性使顯而
 無隱也哉繹性命四

黎博菴曰性前命後此是禪宗語所謂性境現量
 也性乃不壞命則有生而有死矣與儒家天命
 之謂性不同
 楊太容曰提醒群迷直探原始有功性命之篇因
 天因人二喻尤爲精確

陰陽

陰者天地之仁氣也。仁則柔。柔則靜。靜則氣歛而無所發洩而濕生矣。陽者天地之義氣也。義則剛。剛則動。動則氣散而無所翕聚而燥生矣。太燥則陽不能乘其位。於是而決裂。天下不復收其義之用。是故借陰以妃之。陽得陰而陽純。陽純則陽不老。其生物也不雜。天下於是賴有陽矣。然陽之勢多亢。亢則每不能就陰。其實陰亦未嘗絕遠於陽也。惟陽不能俯而

就。此。陽。自。遠。陰。而。陰。亦。遠。之。陽。一。就。而。陰。翕。然。矣。太。濕。則。陰。不。能。乘。其。位。於。是。而。泛。濫。天。下。不。復。收。其。仁。之。用。是。故。尊。陽。以。敵。之。陰。得。陽。而。陰。純。陰。純。則。陰。不。老。其。育。物。也。亦。不。雜。天。下。於。是。賴。有。陰。矣。然。陰。之。勢。多。伏。伏。則。每。不。能。向。陽。其。實。陽。亦。未。嘗。永。隔。於。陰。也。惟。陰。不。能。仰。而。向。此。陰。自。隔。陽。而。陽。亦。隔。之。陰。一。向。而。陽。暢。然。矣。陽。雖。強。見。侵。於。陰。則。強。弱。強。弱。而。燥。與。濕。易。位。矣。久。之。無。陽。矣。陽。太。燥。猶。然。陽。也。猶。然。陽。尚。

可。也。無。陽。不。可。也。陰。雖。弱。求。勝。於。陽。則。弱。強。弱。強。而。濕。與。燥。易。位。矣。久。之。無。陰。矣。陰。太。濕。猶。然。陰。也。猶。然。陰。尚。可。也。無。陰。不。可。也。是。故。陽。純。則。純。陽。其。用。多。赫。於。時。爲。春。夏。於。位。爲。離。於。德。體。義。而。用。仁。於。權。從。生。生。則。無。復。不。生。當。其。未。有。生。也。人。且。日。畏。其。剛。強。難。犯。矣。豈。知。積。陽。之。下。有。和。煦。之。可。親。哉。陰。純。則。純。陰。其。用。多。肅。於。時。爲。秋。冬。於。位。爲。坎。於。德。體。仁。而。用。義。於。權。從。殺。殺。則。無。復。不。殺。當。其。未。有。殺。也。人。且。日。習。

其柔弱易親矣。豈知積陰之下有嚴毅之難犯哉。吾於堯舜而得純陽焉。吾於湯武而得純陰焉。不陽而陰亦時爲之乎。若夫執桴而遂以滅吳。畫筭而遂以滅項。此其人皆有見於純陰之義。從功利而用之者也。三代而下。具純陰之德者。東漢之君臣。其庶幾乎。若我太祖。則秉純陽而用之者也。繹陰陽五

張孟常曰。玩鄉飲酒義。則春夏爲天地之仁氣。秋冬爲天地之義氣。楊子反之而能暢其說。然其中互相爲用。依然太極渾淪。楊集虛曰。純陰純陽二義。中有別解。所關甚鉅。然

亦陰陽交勝之理

氣血

氣火也。血水也。天地非水火。不成其天地。人非氣血。不成其爲人。火以太陽爲精。得其精而火日傳騰騰然。蓬蓬然。可流金。可鑠石。故氣從陽。水以太陰爲精。得其精而水日流。滔滔然。汨汨然。可崩山。可倒谷。故血從陰。火之傳於薪者可見。其不傳於薪而含藏於物者不可見。氣之傳於體者可見。其不傳於體而含藏於用者不可見。水之流於川者可見。其不流於川

而浸潤於物者不可見。血之流於體者可見。其不流於體而浸潤於用者不可見。水貴流，不流則壅，無流則竭。壅則通之使不壅，竭則濬之使不竭。其於血也亦然。火貴傳，不傳則冷，無傳則熄。冷則溫之使不冷，熄則生之使不熄。其於氣也亦然。夫血非氣則亦不能成，血之用孤陰則凝滯而不活。於是有爲潰爲腐之患。是故有氣以蒸之而陰爲不孤矣。可以育物矣。氣非血則亦不能成，氣之用獨陽則焦燬而不潤。於是有爲焚爲枯之患。是故有血以澤之而陽爲不獨矣。可以生物矣。然則五行水火爲最貴者也。亦最先者也。其初萬物一水也。火則妃水而同出者也。然則一身血氣爲最貴者也。亦最先者也。其初百骸一血也。氣則偶血而同來者也。不知天地觀吾身，不知吾身觀天地。繹氣血六。

魏惟度曰：真實敷暢末義見其剴切。
張孟常曰：由人身觀天地可參黃庭素問諸書。

食色

食者養生之具也。色者生生之本也。無生生則生焉。
 生無養生則生焉。養夫自然之謂生也。食色不待教
 也。不待教之謂自然也。食從陰也。陰固能養色。從陽
 也。陽固能生食。從口者也。色從目者也。人之五官生
 而全者也。乃生而四肢未便就能持行也。鼻未便就
 能臭也。耳未便就能知聲也。口則哆然就乳也。目則
 熒然就光也。以斯知食色關於生也。天下無一人不

就食者亦無一人不見食而歆者。歆者，生之所養也。然亦有不歆者。此不歆者，非正則敗也。天下無一人不就色者，亦無一人不見色而喜者。喜者，生之所生也。然亦有不喜者。此不喜者，非正則衰也。天下惟無一人不就食，於是流而為貪饕，酒池肉林之事起矣。生於是不養而害矣。是故先王有見於此，而制為飲食之禮。賓主百拜，一何讓也。三爵不多，亦何節也。凡此皆所以養其陰氣也。天下惟無一人不就色，於是

縱而為淫，欲醯醢妻嬖寵之事起矣。生於是不生而息矣。是故先王有見於此，而制為嫁娶之禮。授受不親，一何微也。妻妾有制，亦何嚴也。凡此皆所以生其陽氣也。陽氣生則無不生，陰氣養則無不養。陽生而陰養，食色俱造化，與天地為父母，而萬類育矣。繹食色七。

魏惟度曰：以食色配陰陽，豈議精確文更疎宥流。刊即置之制，菘中亦稱完好。

張孟常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合任人問屋廬子章，叅看則食色二字自有倚屬。此箋發得。

極透

聲聞

聲。感。之。無。者。也。無。則。無。不。無。也。有。亦。無。也。唯。然。則。滯。
 於。有。而。不。得。聲。矣。聞。應。之。空。者。也。空。則。無。不。空。也。實。
 亦。空。也。唯。然。則。泥。於。實。而。不。得。聞。矣。聞。非。我。也。聲。之。
 內。見。也。聲。非。彼。也。聞。之。外。見。也。聲。動。也。動。故。聲。也。一。
 塵。之。微。無。不。動。也。積。而。百。千。萬。億。不。啻。萬。馬。之。馳。矣。
 狐。冰。雉。震。聲。粗。矣。風。開。風。落。童。子。之。所。謂。聲。矣。聞。靜。
 也。靜。故。聞。也。一。息。之。微。無。不。聞。也。推。而。窈。冥。昏。默。真。

若百虫之蟄矣。螟風夔響聞粗矣。鐘聲鐘滅童子之
所謂聞矣。聲一落於粗。於是而有正。有淫。聲原無淫
也。淫者正之不得其所也。空者應之而正亦無著淫
於何有。聞一落於粗。於是而有馱。有多。聞原不多也
多者獨之未有所歸也。無者感之而馱亦無礙。多於
何有。見落葉吟風而隕涕者。此聲有牽乎聞也。任疾
雷破山若罔覺者。此聞不牽於聲也。夫清角之奏。可
以來鳳皇而感神鬼。何以裂帷而破瓦。此聲於聞而
不相合也。黼宸之遜。可以洽天地而和臣民。何以挈
瓢而洗耳。此聞於聲而不相合也。是以君子還聲於
無而聞中之聲未嘗無。還聞於空而聲內之聞未嘗
空。然後萬物日夜爲吹息。而一靈嗟吸爲春秋。繹聲
聞八。

黎博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不可以不
詮然文中析理極精極實能知之亦無病乎多
聞矣

楊集虛曰道體本虛一着于跡則滯矣道體亦至
實一索之幻則妄矣此聲聞所以貴探有于無
迎機于空也此箋真悟後語

榴館初函集選卷之二

經國十書

存八

榮氣

貫習

選練

貴簡

公平

還淡

集虛

尊神

續經國十書 存七

翼聖

士重

重士

本文

化盜

鈞俗

固圉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二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堂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昺太容較訂

經國十書

刪二

榮氣一

天地以氣而成終古。國家以氣而成一代。人以氣而成一身。夫氣貴周貴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是故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六合之內。有與為生。有與為成。有與為始。有與為終。微乎芒乎。形之君乎。故曰。通天地一氣耳。今吾以。身。物。豎。議。發。氣。字。絕。透。近取諸身。耳目聰明。手足強健。一怒而髮上指。一

愧而面為赤。是誰為之。則氣為之。當氣之盛。或有膚體之疾。不足為病。及乎氣衰。一瘡一癬。或以身殞。何者。氣為之也。今遠而取諸物。日升月沈。春生夏長。高山峩峩。何以不崩。川流汨汨。何以不竭。竹笋至柔。迸土而出。松苗徑寸。參天而長。生長之際。萬葉油油。花葉簇簇。即有疾風怒號。摧山倒浪。一花一葉。未嘗便辭故枝。則或有為攝之一。當摯歛。縈動微風。乃萬山落木。已日夜珊珊。蓋無為攝之矣。今夫錢塘之濤洶

洵長弩射之而却。寢虎之石。磴磴。金鏃貫之而入。齊七十二城。盡亡於蕪。惟莒卽墨。未下。乃田单一朝而復之。漢昆陽之圍。王莽兵到城下。圍之數十重。城中負戶而汲。王尋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光武自將步騎千餘。斬首數十級。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擊之。遂殺王尋。城中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秦符堅大舉入寇。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晉以謝安謝玄帥衆八萬。拒秦兵。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以五千騎。殲之。堅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由此觀之。勢無強弱。有與爲疆弱。人無多寡。有與爲多寡。以虎狼之秦。不敢加兵於趙。則相如之氣。有以奪之。山中之人。陶復而居。無有年歲。而土曾無爲傾榻。纔一離人。未幾而崩敗矣。則氣爲扶之也。巫師書符。

禹步役使鬼神。咸噓氣爲用。氣衰而鬼不爲使。鮑出兄弟。菀年外出。拾穗以供其母。其母爲啖人賊牽去。賊勢盛。人不敢逼。鮑奮然獨往。手刃數十人。賊因還其母。中復有一婦求救。出復手刃數人。賊謂君旣得其母。而復殺不休何也。指其婦曰。此吾嫂也。賊復還之。夫以鮑出一人。而不畏數十人。則氣有以鼓之。故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明角抵。伐鼓叫呼。皆所以增其氣。氣者衆之所惜也。今我國家縱一萬九

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里。薄海內外。環而貢者數十國。何以民安其業。士服其習。商而出。虞而入。工而生。皆是也。當國者賢乎。未必盡賢也。守土者得人乎。未必盡得人也。守邊者有人乎。未必盡有人也。夫

層折古岩

以不盡賢。不盡有人。乃民安其業。士服其習。商而出。虞而入。工而生者。皆是也。則國家之元氣。有以扶之也。勝國以來。氣候之剝極矣。我太祖起而復之。三綱明。九法立。男於耕。女於桑。人各務本。力行而天地之

氣正加以成祖定鼎幽燕屹然爲萬代基業控邊御
遠俯視四海此其氣已吞百王而上之厥後列宗聖
聖相承人有其德而氣益厚故雖有強藩之變逆闖
之謀邊警之橫不崇朝而撲滅曾無損於國之大勢
乃者國家昇平日久民不識兵外國曾不敢窺釁而
入則我之氣陰有以懾之雖然此不可嘗試也千丈
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
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今養生

之家惜氣如金彼不知愛氣者第謂吾身顧疆隄雖
有疾病吾湯熨之鍼石之火齊之而安矣此大不然
久之而其氣已薄體已實受其傷陽氣安於潛龍故
能鑠金陰氣安於履霜故能凝冰書不云乎智士儉
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
卒則民衆夫此氣也五穀得之以生列星得之以不
墜流於天地藏於胸中謂之鬼神謂之聖人咸無有
以測之蓋氣生於實不生於虛主於理不主於氣魯

仲連義不帝秦。一言而却秦軍五十里。則理實為之。今夫理無不在也。易曰：喪牛於易，漢亡於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有黃巢之亂，而其禍起於桂林。有國者知戒東北之患，而不知其患生於無備。今使天下誠能明其三綱，立其九法，男不妨耕，女不妨桑，人各務本力，行夔鼎屹然，壯其居重御輕之勢。世德相承，無復減損。將風雨時，川嶽效其靈，而天地之氣應忠義之士，見匹夫匹婦咸知衛其主，而人之氣應如是天。

下俱乘其朝氣，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

魏惟度曰：氣配道義，塞天地。孟夫子已暢其旨，篇中引喻真確，監議詳盡，可為有國家者之良箴。

楊集虛曰：言國家養氣而根之以務本，力行至天地人之氣，應無不曉暢。蓋先之以功夫，隨之以効驗，激勸微權，留心千古。

貫習三

古人有言。天有常性。人有常順。好惡生變。變習生常。

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習天之時。寒暑不能侵。習

地之利。險阻不能入。是故良吏習民之利。病利興而

病除。良將習戰之勝。敗勝者。可常勝。敗者無可敗。習

者。彙括之道也。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

千歲無輪。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

皆乘車取禽者。何也。彙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彙括

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今夫臨江而漁。終日而不得魚。環山而狩。終日而不得獸。有老漁獵師。若倒囊出之。非老漁獵師。獨智於諸漁狩也。習魚獸之所存也。故習者終身事焉者也。嘗觀乎操舟者矣。履波濤之險。若平陸。白浪亘天。舟中之人咸震怖。而彼不懼。蓋與水相習也。急湍在前。萬石壘碣。舟稍相觸。人舟俱溺。舟師持篙。縱橫曲折。目不及瞬。手不及停。舟已安然。

遊平波之中。此生於水。長於水。安於水者也。挾竿走索。其技至危。讖緯風角。其術至微。過海通番。其事至險。彼爲之者。不以爲危。不以爲微。不以爲險。若及安而樂之。習有爲之。貫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曰。奚物而爲石。奚物而爲

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使善習者而皆若此也。何物之能苦矣。今夫瞽者。擿埴索途。其所出入。無不相習。深溝在前。跳而越之。曲巷相紆。折而過之。故曰。眇者能視。跛者能履。又有異者。雀啣字。蟻搏戰。蛙教學。非有言語相通也。然而必知之者。習為之也。輪扁七十而老。斲輪不甘不苦。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器與手相習也。故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

之於人。固在積習使然。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齟齬。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詩曰。決拾既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古者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裔八蠻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則天下亦自與我相習矣。今夫吏之於民。若傳舍為問賢而能者。幾何人。敦本而作業者。幾何人。鰥寡者。幾何人。絃而誦者。幾何人。三老嗇夫。日勸善者。幾

正意始出

何家疾病而相扶者幾何家橋梁井濶道途之修有變法妙乎無也。弓矢之利甲兵之聚環而相衛者有乎無也。米粟之積水不為凶旱不為荒者有乎無也。無之則民已不能為我有其於我也若與我為創見之人是吏與民不相習甚也。今夫兵甲之修不可一日無也。將士之簡不可一日去也。是故習於山者不畏狼虎。習於水者不畏蛇龍。習於邊者不畏魑魅。非虎狼蛇龍魑魅果不足畏也。蓋我有以習之則所以制彼者。

無不得其情而周知之如是則彼以我為其命彼以我為命而我又何畏之有。夫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意則犬馬亦有然矣。夫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此習而安焉者也。故曰習非一日然也。結得健

魏惟度曰貫習之旨罕譬而通篇法多得之莊管

二子

楊集虛曰反覆詳明可謂剝焦見心矣文亦踈宕有奇氣

選練四

練者習之始事也。其為也有方。其操也有常。或因乎

承上章來

天。或乘乎人。或假乎物。今日如是。積之他日。或未得就財也。又復以其日計之。積之日日而猶未厭也。又復以其日繼之。此非好勞也。總以極乎其量。然後物始聽財。如息相吹也。乃其淺深有僣。生熟有時。又非可躁以嘗之也。則其事未易一端言也。昔蘇秦遊於外。大困而歸。乃夜發篋。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簡練

以爲揣摩。暮年而其術成。乃往說六國之君。而佩其相印焉。使非日夜爲簡練。何以兵士之強弱。人民之多寡。米粟之有無。土地之要害。以六國之士。俱習於一人。如素所熟知焉者。此秦兵之所以十五年而不敢出函谷也。夫蘇秦一縱橫之士耳。學者鄙言之。乃其簡練亦何可鄙也。雖然。此不足存也。明太祖嘗謂皇太子曰。人君御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未有不失其當。又謂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大哉王言。此經國之本也。使爲士者而知。

此義何士職之不修。使居官者而知此義。何吏治之不克。吾見農安於野。女安於家。盜賊不作。水旱不災。不生事。亦不廢事。耳目熟於外。心思熟於內。如四方賈客所在。風土之異俗。物產之從來。人情之變幻。道里之夷險。與夫烟嵐氣候之迴避。苗蠻生熟之出入。莫不周知。而有以自全。此豈驟而得之哉。則歷練之日多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

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今夫練兵者。卽以一人之事爲言。練其手足耳。

緣山正意

目與力弱卒。亦可以爲強。蓋積久而習。若性成如操曲木者之爲輪。非木之能爲輪也。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贍軍用。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閱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

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克實。遂雄視山東。則練兵之效也。今者操軍。虛應故事。校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奈。何。使。有。國。者。得。聞。之。而先慮民壯之被傷。此民間先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以死。甚可痛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然仁義之兵。正未嘗無節制也。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此皆選練之義也。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以前人事視之。不敢輕率如此。今乃舉無窮之歲月。人人坐銷之。雖日久昇平之所致。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事至而後憂之。已無及矣。

魏惟度曰。文士談兵。世指迂濶。至選練之法。原本經術。確有可據。豈小范胸中。獨無數萬甲兵乎。

惜哉因之賣志以歿。真所謂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罟也。
楊太容曰：策國長才，登壇大將，竟爲毛穎君埋却。然使有心者，採其遺言，資以實用，猶見英雄不死。

貴簡五

天地之氣不能皆醇而無駁。凡人之事不能皆正而無僞。故簡之道興焉。君陳之書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古者司徒修六禮以養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

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乃農之易田也。先簡其稼器。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力田之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言種

之不可不擇也。周詩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無失民時。利器皆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卒可盡起。其用力半。其功可使倍。使為政者若農夫之簡稼器焉。凡事何利鈍之有。古者兵出於農時。其簡閱而上下之。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率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

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闔。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今夫簡選難言也。駑鈍之馬。不思其力。而欲致千里之遠者。爲畱芻豆之餽也。奸佞之臣。不度其德。而欲專征伐之權者。欲畱富貴之利也。故駑鈍之馬。不仆而不自知其無力。奸佞之

臣。不敗而不自知其無才力。屈智窮斃。而後已。此童貫。杜克侂。胄諸人之往事也。昔長梧封人問子牢曰。臣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饗。今之爲政者。誠有如長梧封人之謂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
 之裘序黠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
 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
 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黠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今與共天下者呼起鄭重即此習射澤宮之士也歲三年一大
 比群天下士而舉之於鄉五六十人而得一人焉其
 於簡也可謂至嚴矣其為吏也三年而黜陟之亦可

謂詳矣然而往往常不得人者何也則似之而非也
 故狠者類智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
 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
 易矣夫亂人者芴莠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
 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
 其種

魏惟度曰通篇借農立論詳而核末出簡士本旨

淋漓盡致文之有結構者

張孟常曰文亦醇而無駁且氣脉聯貫首尾廻環

此經國書中之錚錚者

公平七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紿也。日月無私照也。是故明生於公。公生於淡。淡生於虛。虛深生於神。今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非不阿一人也。正無一人可阿也。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夫形骸設而人我分。好惡立而是非起。見有我也。忘乎人矣。我爲是也。人爲非矣。非一世也。所從來矣。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謂求之。共王曰止之。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耶。對曰。君

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皆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

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
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
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
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
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骯可謂公平莊王
曰夫子之賜也已今之學者輒稱三王五帝而皆道
上古之傳薄晉楚而不足爲此能爲大矣乃其服官

行政則有晉楚之所不屑爲者是古之所謂但人也
巫祝也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秋萬歲千秋萬歲
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入之所以簡巫
祝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夫爭
則不公矣昔者陳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
者得惡處漢王讓之讓之而復用之者正以傾側擾
攘之秋畧其行而用其智能耳若謂以其躰身來不
受金無以爲資斯又不通之論矣且爭不獨以利也

凡好勝而必爭者皆是也。陳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夫操一勝心，雖公有不公矣。何者？我見私之也。有我之見，便無復有人之見。無復有人之見，則天下事果兩耳兩目之所能治乎？調五味者必和而後相濟，吾未聞酸醎之偏用能適衆人之口也。夫爲國者始患不明，明明矣而復不公。斯展季之所以見棄於滅孫，仲尼之所以歎竊位也。夫國有私人，因有私事，事與事相竊而不一。顧其國若長年自有其舟，而委其官舟於河，舵損檝摧，而聽其日壞，問何以不有其有，曰：此顧公之所有也。噫！公者以衆有爲公，乃爲私者分其力而去。雖欲官舟之不壞，不可得矣。語曰：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夫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魏惟度曰：公則無私，平則不偏，而皆生于明明，則通通則神矣。篇中援引譬喻，靡不精確，使爲國

家者置諸座右時時省覽亦何減西山衍義也
楊太容曰文章先其扼要故縱橫言之無不如意
全從戰國策得來

還淡八

昔者先王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乃其養生
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醎在
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明乎淡之爲貴矣孔子卦得
賁喟然仰而嘆息子張舉手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
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聞之丹漆
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者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夫淡自然也白然則無復飾之矣然而終始不相及

者。湛之使然也。湛之使然。久之復疑於自然矣。夫河出崑崙。逶迤不知幾萬里。祭者汲焉。淡也。一更酸醎之手。尋失其味之初。此豈水之性哉。夫天冲然耳。乃巍巍者與之則焉。非君德之效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漢文帝以尚書囊作帷帳。後宮無曳地之衣。露臺惜百金之費。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車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將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又饑寒之詭也。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紅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

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滯佚者，未嘗有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援其園葵而棄之。李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唐以楊綰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丞毀之。李沆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隘，沆咲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凡此皆中無所欲者也。鷄鶩營營不離階除，黃鵠舉千里，繒繳曾無所施。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書曰：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又曰：不偏不黨，王道便便。今之好為私者，有所溺於其中，溺則口極於濃郁之味，耳極於繁囂之聲，目極於天艷之色，身極於華靡之飾，鼻極於椒蘭之臭。凡所以快心志，娛耳目，與夫高明之家，督亢之地，可以為子孫計久遠者，莫不紛然日雜陳於前。當此之時，其神日濁。雖有清夜沈沈，亦無復得其淡漠之思矣。還顧一已，正如衣敗絮，行荆棘中，安有得其平平便便者乎？市南子曰：小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為政者，誠無形偃無留居。若涉於江而浮於海，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魏惟度曰：徵引鑿鑿，皆可法可行。古人所以重山

中宰相

楊集虛曰：淡由于不欲，故發不欲處。獨切然不欲者，神自清，神清則淡之本也。未良拈神字，最有提醒。

集虛九

大凡物得而滯焉者。蓋有所托而從於其類。無所托則亦還之於物而已。白楊之為花也。日蕩漾於空而空不受。纔墮於水而萍生焉。一日一夜。根葉之逆。莫得而窮其數。蓋水為生育之府矣。人性不得其淡。溺於陰柔。水也。外物之濃繁。日夜來沾我者。白楊之花也。久之根浮葉逆。無復得而掃除者矣。是以至人立於無物之始。若太空之曠朗焉。即有雲烟倏忽為。

五夜鐘聲為之一醒

草莽為魚鱗為車為人為馬為劍戟總太空之所不

受故太空得自立於穹窿以聽萬物消息焉或欲從

中而實據其有不惟失虛之體且不達於數矣夫數

圖洛書皆五十居中虛而不用正此意也

之踦羸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

無窮是故日二十九日有踦而遷次月二十七日有

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干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

其所以為長久也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夫惟不與還魚於水還鳥於山還人於四海

天下咸樂於在宥而我曾無所事事是故南風來卿

雲生鳳來儀麒麟在郊極遷寶甕於衡山起月館以

望夕月有五老遊於國都萬國重譯而至惟不與焉

故也伯禽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今王之叔父武王

之弟文王之子不可謂不貴矣然我一飯三吐哺一

沐三握髮所接於窮巷之中甕牖之士者七十人汝

慎無以魯國驕人哉夫此二君一相者擁至貴而若

草野之賤夫不復有可甘之事蓋有與為大矣是故

室。有。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今。夫
群。蟻。日。夜。逐。腥。臭。不。休。苟。可。以。力。制。者。無。不。制。之。於
其。穴。于。是。高。戶。牖。厚。墉。墻。適。有。他。蟻。至。則。群。起。而。嘍
之。自。謂。日。夜。經。營。可。老。子。孫。其。中。矣。已。而。大。潦。至。徙
其。室。而。去。向。使。此。蟻。隨。所。得。而。食。不。求。其。餘。隨。所。處
而。居。不。私。其。有。未。必。有。洪。水。之。漂。卽。漂。亦。未。必。盡。其
家。而。泛。濫。於。何。所。也。又。有。群。蟻。矣。有。童。子。以。腐。骨。置
之。中。堂。一。蟻。偶。見。之。輦。然。大。也。尋。呼。類。而。飮。飽。焉。咸

謂。此。天。賜。也。可。坐。享。千。秋。矣。無。何。有。童。子。以。火。規。之。
稍。動。其。腐。骨。以。審。其。去。向。于。是。群。蟻。始。洶。洶。起。欲。保
其。所。有。而。火。已。周。遭。欲。棄。其。所。有。而。求。死。不。得。向。使
不。利。其。所。有。棄。腥。膻。之。地。游。清。曠。之。野。饑。得。一。食。渴
得。一。飲。雖。童。子。之。黠。安。能。以。利。引。於。前。以。害。伏。於。後
哉。語。曰。鼠。不。容。穴。啣。糞。藪。言。其。所。受。之。狹。也。天。下。大
矣。而。我。乃。狹。之。耶。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
爲。盖。以。地。爲。輿。四。時。爲。御。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

無垠之門。劉覽徧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澤及萬物。而初不以爲仁。蓋無有爲仁之所矣。今夫火也。性周乎虛空。而先托薪以爲體。明用既罷。還歸於空。而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是故虛之所專者。專乎氣。而未嘗專乎物。氣專則物自遂矣。虛固無所容心也。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此皆道之所

不集也。故爲政者。卽有規天條地之業。而曾不礙虛空。彼彋彋者。乃欲窮身之所有乎。夫四方上下無窮。於通達之中。而有萬物。於萬物之中。而有萬民。於萬民之中。而有我。我乃自局局焉。我亦滯而不神也哉。

魏惟度曰。道力宏深。道心澄澈。直叙橫陳。皆有妙理。可補先生繹道十箋。

楊集虛曰。探天地之始。窮萬物之原。小譬大喻。靡不令人願解。以詮理之文。而得至樂。不讓逍遙秋水篇也。拘攣枯淡者。視此霄壤。

尊神十

萬物之與惟神主之神者量包乎天地而行于今古

芒乎其無端渾乎其無朕恢恢乎而不知其所窮故

神承上集虛又挽上榮氣一息不運則氣機息此自然之數非可以意智測

非可以人力求第從其虛中得其自然而贊之云耳

今夫物之原原葆其性而相射以此九州之大人民

之衆與夫四裔之屬莫不集苑不枯有統不亂者何

則神行而氣爲充之文王之什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解者曰。言文王之神在上。而昭于天。夫天自有神。王者以其神合之。於是遂若父子一氣之相配。故千百年之治化。因之有成而不墜。是故言天而必驗於人。蓋舍人則天愈玄而不可推矣。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夫言其神凝。而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爲言。明乎曰。與虛爲宰。而神因之。以不雜。故萬物得而相葆也。黃帝年百有十七。或云三百。宰子以問孔子。子曰。人賴其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故曰。三百年。以百年而言黃帝之神。就三百年之問而言耳。乃黃帝亦何可窺測也。今淺而言一身。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而心蕩。心蕩則形傷。水流至清。泥土濁之。人神至靜。嗜欲牽之。竭外來之所。有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是以聖人清目。

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非不視也。非不聽也。游於虛。故雖視若無視。雖聽若無聽也。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物莫之能入也。夫醉者之墜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天守全。其神無却。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察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純素之道。惟

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是故天地大矣。而神包之。萬物衆矣。而神一之。何者。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若夫神也。無所得而控揣者。也。無所得而相待者也。漢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者。其神壯也。荆軻與秦舞陽使秦。秦舞陽奉地圖以進。至陞色變。振恐者。其神怯也。今夫神無不在也。神者與氣相附而行。

也是故一家有一家之神氣焉。一國有一國之神氣焉。天下有天下之神氣焉。一國者為一國之王者主之。天下者為天下之王者主之。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鳴，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神氣之動也。今夫忠義之士雖死，猶能以其神上通于天，以輔衛當世。則夫神也者，全確有可據於生而不亡於死。人能常是澹澹之中，將與穆穆同運，造化無斯，須不移，萬物無暫忽不變。惟神長與之而相終始。於是山不童，海不波，老有終，幼有蓄，胎不殯，卵不殞，槎葉無天折，荒服之外，將有感。青雲之干，呂東風之應，律莫不來庭，而依朔。吾不知其所以然而歸諸神。

張孟常曰：攤幽擷，丕可參神，不滅論而行文有體。有局不蔓不支。

楊太容曰：縱橫十書而歸重于尊神，原始于榮氣。可知神氣二字為萬類之君，生天生地生人皆。

由于此有國家者當直窮位育之初不可作養生家言草草讀過

榴館初函集選

卷之二

黎陽楊思本因之著

晉安魏

憲惟度

西昌黎元寬博菴選評

盱江張世經孟常

門侄孫日升集虛編輯

侄孫日鼎太容較訂

續經國十書

刪三

翼聖一

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惟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今人主之望於諸臣亦然。帝矯皇訛。王煩霸瘠。雖主德之茂。然亦何莫非諸臣以爲之翊贊。是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然治亂亦何常之有。有以贊之。雖亂治也。無以贊之。雖治亂也。見治亂而知治亂。非知治亂也。宋

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以承事。始乎筭艸。終乎鯨背。創乎平原。成乎喬嶽。楚莊以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故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且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今天下非無事也。然世無無事之天下也。今民見有一事。則洶洶焉而驚。

見有一災異。則惴惴焉而畏。且轉而相告。是或無有
爲之安戢也。不然。亦其狃於宴安。而不知宴安之寔
爲酖毒也。夫操舟於河。將以利涉也。出沒於長河之
中。風濤所不能免也。世無無風濤之舟楫。然而卒克
有濟者。則舟師左右之力也。自荆國以天變不足畏。
爲後世口實。然非荆國之言也。楚蘭陵之言也。其言
不足畏者。非欺肆而忽之詞也。乃修省而激之之詞
也。其言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
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
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然則蘭陵
之言。亦謂後世不修人事。專望幸於天而言也。不然。
畏天之威。則又何說也。今天下雖非無事也。然亦未
可便言多事也。天下未便言多事。一有事而輒洶洶
者。則承平日久。人心樂於宴安也。是故有事不足爲。

畏也。乃畏乎有事者。則大。可畏也。天下之多事。昔嘗
 被之矣。或鴟張于北。或鯨噬于南。盜寇狼毒於四國。
 加以貂璫竊發於內。宗藩謀逆於外。其餘邊叛兵變。
 復徃徃四出。此人事之見禍也。又且旱魃為虐。河伯
 為災。饑饉流離。在在見告。然而卒獲無事者。則大小
 臣工。有以翼之也。今日夜勤王上之焦勞者。非諸邊
 之未戢與。非寇盜之常竊發與。雖不可謂之無事。然
 尚。未。若。昔。時。之。事。之。多。也。夫以昔之多事。卒令國奠

路、曲、折、頓、挫

於安。孟豈以今之一二事。遂若束手無策哉。操舟於
 河。而風浪大作。使舟師而先為失色。則舟中之人。何
 恃而不恐。雖然。舟師不先為可恃。欲不失色。而不可
 得也。是故事不備者。不可以應卒。識不足者。不可以
 知時。謹關隘。繕城池。實倉廩。備器械。修車馬。訓兵卒。
 此事之易見也。擇監司。慎守令。簡農事。輕賦稅。敦教
 化。美風俗。此事之難知也。然非事之難知也。因循就
 事。焉。遂。知。之。難。也。何者。因循就事。說在於甲乙之。不

相謀也。甲也好為天下先，而乙遂疑於不勇。夫乙何以遂疑於不勇，以甲好為天下先而遂不勇也。古有成言：愛子者慈於子，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今之事，不如慈母之為弱子，欲其不疑於勇，得乎？以今日聖明在上，其責成於事，正無得而因循者，然而四裔不效，順民多去，為

盜則是有司不能順承之過也。夫經歷久則思慮出

照上大小臣工句

取用缺則器量生，今中外之告變者屢矣，盜寇之充斥者數矣，為之為之與時宜之遲之遲之，將無為之。昔朝歌賊屯聚連年，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咲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故庸夫遇有事則不樂，智者因之取效焉。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墩堠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

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彼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欲發城郭，墩堙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

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然則經畧智謀之士，亦士君子之急欲相求也。夫世有虞詡，則不患朝歌之賊；世有陳湯，則不患烏孫之圍。此古人之往事也。太宗渡江無舟，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水濕，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奪舟濟江，猪脬蓋預備也。詩不云乎：匏有苦葉，濟

有深涉。此言乎無備不可以濟事也。雖然國家之事。

正非草茅之所能策也。然而每妄言之者。則心之不

○鎮密

敢安於無事也。肅愍成功於北狩。白巖著蹟於南巡。

文襄以逆瑾而生。陽明因宸濠而出。其餘遇事建功

之人。皆名列當時。慶流後嗣。今之人去昔之人。未嘗

相遠也。翼聖而措天下於無事。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魏惟度曰。疎宕頓挫。曲折詳明。如讀陸宣公奏議。

令人想見經國弘才。絕無纖細之習。

張孟常曰。通篇轉折關鎖。一氣迴旋。如眉山策略。

原委有法。

士重三

清廟之中。雍雍穆穆。陳百寮而贊元后。究皇儀而展

帝容。列金石。布絳竹。鐘鼓鏗鉤。管絃擘煜。抗五聲。極

六律。歌九功。舞八佾。其所以協神人而和上下。撫諸

夏而綏百蠻。浹皇歡。醉羣臣。斯之可謂戩矣。乃吐景

敲雲。修貢效珍。億萬斯年。竝為世重。則鼎呂昭靈德。

焉。自三五以來。未聞舍此而發神明以膺圖籙。秦為

無道。鼎入泗水。代有明德。輒復相出。今士於國家猶

鼎也。日夜孳孳。修學敏行。攄意宇宙之外。銳思毫芒之內。翱翔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將使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其於人主。將使上叅堯舜。下配三王。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卽或手縮一符。身佐一命。或爲牧伯。或爲師表。或膺疆場之寄。或當藩臬之司。要以各通其志。人盡其才。不使求駿

骨者。嘆金臺之空築。招忠信者。謂十室之無人。斯不亦樹當世之重望。結千秋之大業也哉。然則士誠重矣。士重而士復自輕。何也。非士之敢於自輕也。有以奪之。遂不覺其自輕矣。乃其心初亦未便見爲自輕也。然其所行事。一一自輕也。饑寒迫與。然亦有不饑寒者。勢利薰與。階除之鳥。見食相爭。有物高飛。曼絕無際。不知將高入於眇眇之雲烟。抑且遊於莽蒼之野。而後下取食也。夫士當未遇綠草曷茹。清波難飽。

囊無一物。下顧自慚。斯可謂窮矣。然自有不窮者。非謂托言仁義道德之謂也。及顧於內。何所不足。明窓淨几。上下古今。一鱗一甲。皆含雲霧。繩樞甕牖。咸有起色。草木之有根者。其取滋於雨露。常自青青也。北方有鳥焉。待魚而食。名曰鸞餘。鸞餘之取魚於北方。亦頗難得食。而此鳥復待鸞之餘。然既有此鳥。卒未聞其無食而死也。斯亦可以坦然於事物之常理矣。若夫因勢利而甘爲隕穫。是亦不可以已乎。夫士在一

鄉則一鄉重。在一國則一國重。在天下則天下重。昔人自做秀才時。便隱然負公輔之器。夫獨非人也哉。今士於邑令爲子弟。朝夕密邇。亦復有文字之知。邑有公事。亦何妨佐令末議。然不爲武城之子羽。乃爲單父之陽鱈。則夫國士之稱。彼果何人也哉。原其所_{揚。出。定。志。有。閑。係。}以。皆。錄。不。先。定。志。饑寒勢利。遂得而奪之耳。且不特此也。志卑則氣餒。志驕則氣亢。氣固不可餒。然亦何可亢。然而寔易得亢也。高才之士。謂吾且且夕排金

門而遊紫闈。何有於區區。此亢然而爲重。雖重亦輕也。然士不獨得亢也。又復善自爲譽。自譽亦自有錄也。處於蓬蒿。約結既久。明珠暗投。每遭按劍。遂有胡琴之碎。自攜之集。聊以舒其抑鬱。此悲歌當泣。遠望當歸。豈非古今人所共有。然亦何至如估客之鬻貨。販夫之登壟也。估客之鬻貨者。好爲標幟。借名品題。及反而驗其中之所有。十不得一二焉。人反因是而不信矣。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祇爲閨媼。暗燭之費。又

不特此也。北齊顏之推之言曰。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砒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以今觀昔。寔有同然。夫文爲道之華。行爲道之實。華實旣虧。又焉取士。此夫枵然爲大者也。此夫自喪其實者也。稗說得一事焉。民間有女。偶爲妖所馮。女謂妖曰。鄰有

女而汝不往何也。曰：彼心正，女復挺然曰：吾心獨不

正耶？遂訣之以刃，而妖亦遂滅。然則士無有不正者。

饑寒迫之於內，勢利薰之於外，而心遂不正矣。魯有

鑿鼎，齊求之，而魯以贖往，齊不信，以樂正子春為質。

魯欲使樂正子春曰：胡不以真往？君曰：吾愛之。答曰：

吾亦愛吾鼎。今士亦愛其鼎，則士重也。夫。

魏惟度曰：以鼎字為一篇之腦，首尾呼應，大見匠心中以定志，正心為多士提醒重字，更有着落。可見愛鼎根于心志，非泛言也。士其勉之。楊集虛曰：文章得法，則格老得氣，則詞敷法與氣。

俱得首推蘇長公歐陽永叔次之，讀此文當在歐蘇之間。

重士四

長年三老以舟爲事其於舟之所有無不悉力愛焉
稍艣戩篙百丈之具不一而足此非有溺情也正欲
以涉大川不得不以舟爲命藉舟以成事一不謹而
風濤礮石之險得而乘之人舟俱溺悔無及耳僕夫
之於車也亦然輪轅輻軫與夫車中之具無不悉力
愛之正恐陰雨載輪號伯無及夫士亦當世之水陸
舟車也代人主以愛之者三事而下也乃令守監司

學憲爲尤著。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宮。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所謂進爵紕地是也。今與古不相遠。有鄉學。有國學。羣師儒其中。日夜相講貫。然多責成於提調。以提調有激勸之權。今有一邑一郡。每多得士。則寔邑令郡守以文爲事。又復以行相勗。其於士之雋者。拔而收之。月有課。歲有常。故士亦得以申其邁往之氣。夫業精於勤。荒於嬉。昔人常言之。如場師之治圃。日夜播種。而耰蒔之時。其灌溉芟其蘩蕪。一莖一葉。莫不欣欣向榮。復有郡邑寥寥。不薦一士。蛻不云乎。五十年來。自是人費一千里外。豈曰天荒。此則惰農之自落其業者也。今夫兩雍爲首善之地。亦有得士之多。雲蒸霞起。亦有得士之少。披沙揀金。豈士之有多少哉。春風至而百草生。秋露零而萬葉隕。司時者之責也。乃若學憲之於士子。其重士之權。於守令爲獨尊。蓋守令不過賞之拔之而已。學憲進諸童

則青衿。進青衿則廩餼一國。喁喁嚮風焉。稍上下其手。將以名器爲褻越。而重之權反輕。夫守令不重士。其所失尚是一邑一郡而已。責以澤宮之義。已不能逃天子之罰。若夫學憲而不重士。將舉一國而盡空之。此之輕士寧有期哉。夫影不爲曲物直。上之人誠欲廣厲學官之路。非得有文有行之人。慎毋以國之士爲戲。有客從海外來。言其國亦倣中國之較士。郡縣州里。與夫官爵。名不同而義同。亦讀中國之書。士

皆學爲文字。異時風俗朴茂。皆知以廉耻相尚。久之不如昔。上之取士。與士之見取。咸不以文而以利。一二高才生。輒不忍爲其所爲。則又諷之曰。王媪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有心者聞之。淚不能下也。楊子聞之。輒然曰。幸尚在彼國耳。或詫之曰。子何其不廣也。今天下三年一大比。雅俗奇怪。咸相廁焉。是故有雅者。則有俗者。有奇者。則有怪者。此事之無可如何也。雅者奇者。欲見用於世。俗者怪者。得權亦將

從事焉。是故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此治亂之所以相為循環。賢智之士沈默以待時者此也。夫士窮窘而得委命。亦可無憾彼之摧折者矣。楊子曰。子之言誠然。故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輟其行。然吾非為士言也。為夫重士者言也。夫重士者能以命為造。立之於招搖之下。運之於芒忽之中。故元愷舉而眾賢進。四凶流而世惡微。繇是而言。豈天之為哉。抑人事也。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將欲有寧乎。非無斃則不可矣。

魏惟度曰。開端便設二譬。是作古文妙手。中以重士責成督學。自是扼要之論。讀至王媯誤身等語。使天下寒士髮指目裂。太容曰。重士先于激勸。探本之言。至不以文而利直使衡文者心膽俱碎。此家因之傷心處。未免過激。亦欲使當宁逃聞之也。

本文五

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乙之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縉地。崑崙岷山。特就江河言耳。非水之大原也。知此。可以論文矣。文者苞絡乎天地。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此言乎天地之初。渾淪冥昧。不可得而原。唐虞夏商周之際。差得而述者。則以性情心術之微。治亂安危之際。或見諸

爻象。或吐諸言詞。或播諸聲歌。或陳諸軌則。或布諸賞罰。莫不班班可考。故君子亦第從其可見者言之。亦曰文之不可無所本。有如是焉耳。周衰道不行於上而明於下。先師於是刪詩書而定禮樂。贊周易而修春秋。以定千古百王不易之法。復有曾子子思孟軻左氏公穀諸人起而相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諸子百家。繁然並興。管商老墨莊騷荀列韓呂尤爲特著。或明道德。或商政事。雖未必一軌於正。然皆已見諸行事。是亦足以助流政教。以佐後世。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嗣後明經翼傳。代有其人。總以文心不絕。如川之流。日夜不休。亦有歷代是非得喪興亡。上自羲軒。以迄于茲。昭然具在。正史之外。稗官小說。逸書遺集。皆足以廣見聞。凡此皆斯文之散現。如掘井得泉。大地皆水。凡言水者。謂其爲萬物之本原也。又非一杯一勺而言也。是故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婆娑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

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故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聖人之治烏可得乎哉王言子孫臣庶當世世遵守之也我國家以制科取士六經子史俱列於學宮使學者日講求之蓋謂朝夕涵濡得以通其性命然後可以見諸行事非謂咕咕八比遂可以爲治也成祖復慮人各守其一說不足以開見聞於是復命諸臣集宋儒之有關性命治要者彙爲一書曰性理又將四書五經各集其說曰大全條列細書不厭其繁誠以人心易得放弛百事希圖捷效凡此皆所以鍊其氣骨而長其精神抑以見天下事原無襲取而驟得故俛得者必俛失舜華夕悴此淺而易見也洪永而後學業日興文明日盛建功立業代有其人成弘嘉隆之際莫不人抱靈

蚺家藏荆璧。故當日之建大功。除大難。危可安。陂可平。無聞有乏才之嘆。斯豈異人任哉。皆得力於制科諸人而深有其學問者也。萬曆以前。人猶淹博講貫。文章猶自彬彬。其治行仍自卓卓。自房書出天下。遂無復多讀書者矣。天下事亦遂有不可言者矣。何者。飲水而不尋其源。欲酌之無竭而不可得也。譬鹽商納銀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米豆既無。價益騰湧。邊

可爲長太息

地遂爾多事。此其證矣。房書之始出也。尚由本於學問之人。自後殘膏剩馥。遞相師祖。朝夕呶唔。獵取科名而去。夫以捷取捷得之事。人何樂而不爲之。是故父以之勉子。師以之勉弟。見一讀古之人。輒相驚詫。謂不合時宜。謂制義特敲門之石塊耳。夫夫果以制義爲千秋之業乎哉。嗟夫。國家二百餘年。繫誰維之。謂非千秋之業乎哉。二十年來。學古之士既希。房書既收捷效。義理不明。是非顛倒。纔得拜官。此則降敵。

彼則欵賊。又已甚矣。卽或天幸無事。又漁民蠹食而去。文章之喪。令人於邑。或曰。士方日夜困於饑餓。上無以娛其親。下無以飽其妻孥。一旦讀書收其捷效。視夫窮年吃矻。稿冠黃馘。孰得孰失。噫嘻。此貪目前之利。而自忘其大害者也。何則。士之通經。將以適用也。今有時文得利。一出仕途。忽有事變當前。手足無措。旣敗國家之事。復膺斧鉞之誅。逮累妻孥。戮及宗祖。此則不明義理之效也。若夫學古窮居。旣足以自一。結。于。釘。之。力。

樂達行。亦自無顛躓。上足以副國家求賢之意。下足以申平生績學之功。以此觀之。孰得孰失。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日用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夫豈好迂濶乎哉。道不可妙論以貳也。今國家欲得明經適用之士。必須禁絕房書。不許翻刻。時文惟是兩闈程墨。頒之爲式。士旣無房書。可讀不得不讀。古文旣讀古文。義理自開。性靈自活。亦且先淡其躁進之心。計莫便於此矣。雖然。正恐

未能也。夫以未能而遂聽之乎。亦曰以今天下之大。豈無有通經而博古者。則世道未必無賴於斯人也。又國家每每欲正文體。正之是也。士咸有不服。何居。蓋文章之體。正與奇而已。夫正與奇。如中行之與狂狷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然則奇亦在所收矣。今正未必正。而奇先見出。此士之所以不平也。今辟於馬。正如驥焉。力能一日千里。而復周中規折中矩。鳴和鸞。清節奏。此所謂良馬也。彼駑鈍者。亦復無奔軼之虞。可謂之良乎。奇如泛駕之馬。時有奔踈之病。然欲求致千里。則此寔追風而逐電者也。彼不能致千里。仍復有蹄齧之患。可謂之奇乎。今之言奇者。以蹄齧當之。於是選正者。以駑鈍收之。亦必然之勢矣。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汁交流。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然則所謂正者。亦未必見收。是奇與正而交相困也。曰。然則將何途之從。曰。文不

論奇正。但只論真。似能辨其真似。正可也。奇可也。不能辨真似。奇非也。正非也。嗟乎。惟識玉者能知玉。豐匣之劍藏於地。望氣者早知之。然則希世之寶。亦豈終遂沉沉乎哉。夫衡文有三要焉。眼要明。心要平。氣要和。眼明而心不平。則以不平而掩其明。心平而眼不明。則以不明而失其平。眼明心平而氣不和。則以不和而不能收明與平之用。蓋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方今聖人在上。賢宰執在下。廣厲學宮之路。崇實用。在通今古。正文體。在辨真似。兩者申飭。已久得之。糞土愚臣。如蟲食葉。偶爾成文。非謂真有建明。足以達當宁也。

張孟常曰。因之先生。積學數十年。而艱于一遇。其侃侃言之。然非激詞。實古今正論也。凡欲端士習。正文體者。當取以為法。真字內大文章。揚集虛曰。痛言時文之無用。當崇六經。以端士習。正文體有裨國家名篇。非僅經生言也。誰為有心人獻之。朝右乎。

化盜六

起得奇特

無情而之。有情則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有情而之。無情則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若夫月令。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田鼠化爲鴛。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斯亦可。知化不善而爲善實爲政之首務矣。何者。萬物在造化中。日夜變遷。而已。遂得以成其世界。今夫陶冶斯世。有一人不在變化中乎。不思移風易俗。一遇無道。惟以剗除爲快。卽

此一念。便以釀成天下之愁慘。而曾無轉變之權。此天下之所以愈不治也。今與國家爲梗者。外則有強藩。內則有盜賊。然吾謂強藩之害淺。盜賊之害深。何者。兵作於內。爲亂。作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蓋中國者。農桑貨殖之所出也。詩書禮樂之所興也。衣冠文物之所起也。忠孝節義之所繇來也。四者不講。則吾之所服。已如蠻如髦。此之謂魚潰。魚潰者。爛從內起也。內爛而物無所措其手矣。昔太祖問諸耆民曰。今天下盜賊平未。耆民無敢對。獨金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上首肯久之。蓋盜非他。卽吾民也。民非生而爲盜也。亦未有樂於爲盜也。居常或困於衣食。或阻於教化。或失於撫綏。或缺於控制。於是遂去而爲盜。然則盜與民。特反覆間耳。是故有一定之民。而無一定之盜。旣無一定之盜。何可使無有一定之民哉。今天下盜洶洶起矣。在上者。日夜思除之。除之是也。果除之能盡耶。夫不思盜之何以生。乃

求盜之何以滅。此正如沃熾然之焦釜。薪不息。火必不止。雖傷手足而沃之。終無救於敗也。漢武之世。溫舒等以惡爲治。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數郡。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詞避法焉。以古况今。曾無小異。卽今群盜猶未得息。在在見告。然吾謂與其除盜於已生。何如化盜於未生。是故除已生之群盜。易。化未生之羣盜。難。何以明。

其然也。盜與民。日夜遞相為消長者也。有一日之民。則無一日之盜。今民果能日日保其為民乎。又上與下。遞相為有無者也。在上無盜行。斯在下無盜民。今在上果能保無盜行乎。上不能保無盜行。而欲民保其為民。此必不得之數矣。曰。然則又何言乎。化之也。曰。化者。不知其然而然之。謂化也。難則難之。易則又易之也。今我誠能文采不服乎。利劍不帶乎。飲食不厭而無餘於財貨乎。則是不為盜。復何從得盜。將

令野不蕪。倉不虛。榆。薺。葱。韭。母雞。母彘。不必盡勸課於上。而民已自蒸蒸然。此則端表之效也。又不但已

也。民邪則妖惑。木朽則蠹生。凡民心搖亂之時。便有

妖人妖書白蓮諸教起而中之必也。三老嗇夫日夜

今日最切時弊。潛移人心。于不覺者。

相勉以孝弟。言正言行正行。通有無。敦喪蒸。凡民之有智力者。咸使得盡本事以就試於上。如是則民無復有饑寒之累。又復有禮義之教。凡有智力者。又得以見用於世。更何有所不足。乃揭竿而自罹暴惡哉。

雖然田疇闢矣得無苦於重斂乎耕稼時矣得無苦於旱澇乎斯二苦者又皆生盜之媒也重斂之苦在於人旱澇之苦在於天天與人交困斯民於是轉而相流離漫山遍谷奸黠之徒嘯而聚之不終朝而盜成矣故曰逐已成之盜易化未成之盜難自非軫念民瘼使刑法中有教化催科中有撫字則夫鴻雁之招群羊之恤未便真見為化盜之策也猶未也良民易與為善奸民易與為非文教具而武備不修彼猶

安得有此賢守令

得乘吾之隙而生其不肖易曰發蒙利用刑人非以其蒙昧而遂不得不施鞭策一啟其聾聵哉雖然凡可得而言者皆化之迹也化者不知其然而然也蝗不入境虎自渡河斯其效矣今夫蝟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智不及也此豈迹之所能求哉鴟鴞惡鳥也食桑甚而革響况人懷五常之性具忠孝

妙論

之心豈其有以化之。乃鴟鴞之不若哉。誠有以化之。將比屋可封。而人皆從善。吳越多俊。民魯衛多君子。亦曰盡從上之教。斯拱而俟之耳。

魏惟度曰立論剴切行文敷腴經國碩才何可多得

楊集虛曰弭盜不探其原科條教令徒文具耳此尚德緩刑之書所以獨傳漢代也

鈞俗九

凡事不得當。則以不當而受病。始於毫末。終於尋丈。及乎尋丈。無可為矣。故陶物者取之鈞。謂適得其當。而無復有佚法之虞耳。行葦之三章曰。敦弓既堅。四鍤既鈞。注。鍤。金鍤。翦羽矢也。鈞。參停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定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知此則可以得鈞俗之義也。夫俗者下之漸漬而成風。上之參酌而成治者也。然移風易俗。莫善於禮。禮者所以養

人之欲。給人之求。辨上下。定民志者也。夫禮所常言。日在人耳目。然而不妨更詳言之。亦以見先王之爲萬世慮。未嘗不妨之又妨。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滛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蓋詳哉其言之矣。然始簡而終巨。物之勢也。厭常而喜新。人之情也。或謂五帝不及三皇。三代不及五帝。世代之下。如

波斯靡綜其實不然。質之與文。代相爲用。未聞昔之水火有殊於今之水火。昔之日月有殊於今之日月也。時當草昧。人事自質樸。此時物力尚爾未舒。人情尚爾未展。自是不得不質。及乎爲日旣久。文明漸開。物力於斯大舒。人情於斯大展。自是不得不文。三五之世。未有殊也。但三五之世。人心風俗。猶然未漓。如日之朝氣。如時之早春。都有含蓄。未極發散。不似後來日盛。一日如花披離。如日中晷。此先師所以有先

進之從。遂爲萬世救時之極則也。今國家文盛極矣。以祖宗蓄積將三百年。上下享安全之慶。雖間有寇盜兵革之患。不旋踵而復之。是以民樂其業。物鮮疵厲。宮室輿馬。飲食衣服。日侈一日。卽以韋布之賤。無不做倣。士紳婦女。衣飾窮極奢麗。與夫酒筵饋送。彼此相高。苟有力者。罄所有而爲之。蓋不如此。不足以炫耀耳目。夫奢侈之費。甚於天菑。蓋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若夫奢侈卽以江海猶不

能實漏卮。但有與之俱盡而已。聞之長老。數十年前。士或得衣青絹衣。中服葱青絹裙。便以爲佳。卽今奔走服役。莫不身衣紬紵。事勢之流。不覺使然。兼以淫巧絢爛。月異而歲不同。昔之所尚。今復委之。今之所尚。後復委之。如是財安得不匱。盜安得不生。或曰富貴之家。積其財於無用。貧者或日食不給。於是有百工技藝。出其奇巧。以取動當世。當世亦靡然嚮之。若是者。蓋損有餘以補不足。乃造化生生之妙。今使富

貴之家依然同草野之民。食野食。飲野水。貧者何處得富者之財。以供父母妻子乎。是言也。蓋徒具末而忘本者也。夫人之情。易得搖動。毀光歛采。猶恐濫觴。况開而導之乎。富厚者以是明得意。貧賤者未嘗不起而相效。是使富者貧者共趨於必竭之途。非有所謂葆嗇以培財利之源也。故古之王者。僞采滌泰。無不有禁。所以防其滛侈。救其凋弊。今天下敝極矣。誠使今之君子。灼見民窮財盡之故。共相起而挽日去

之頽波。一衣一食。從自心之淡素。推而出之。視夫爲侈爲靡。真若見怪物焉。彼百工之奇巧。自苦於無所售。自不得不還於樸。蓋十人衣褐。一人衣錦。則錦自慚慚於非其類也。然則昔人之言世務。不使貧富相耀。以和其心。此豈無見而云然哉。誠謂心旣和平。其性恬安。富者不見有餘。貧者不見不足。此則鈞平之效也。如是則風雨調。物力舒。將家給而人足。又何盜賊之有矣。且俗之鈞。又非奢僭一事而已也。自富厚

有勢者日凌鑠下民。下民於是群起而相仇。在位者有見乎凌鑠之生禍也。於是凡有勢者思裁而抑之。亦曰將以云救也。昔人不云乎。為政須先平其心。又曰。凡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詩曰。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如是而風俗醇矣。

魏惟度曰。挽奢儉之流。防文質之弊。曰不使偏而

已。先生憂時之心。如見

楊太容曰。疏鈞俗兩字。歸本于和其心。實本原之論。非徒云救。

固圉十

凡言物久而不壞者曰牢固。斯亦總其意而言。未有發明大義如詩天保之詳也。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卽繼之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又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是蓋從無時無事莫不周悉而言之矣。惟周悉言之。然後固者真固矣。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蓋圉者所以扞外而衛內。

者也。我國家大有一統。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兩京並建。分天下爲十三道。爲府一百四十四。爲州三百二十二。爲縣一千一百五十有四。猗歟盛矣。東西南北邊境。天下之一大圍也。兩京十三道。一百四十四府。三百二十二州。一千一百五十四縣。大圍中又各自爲圍也。星列碁置。犬羊相錯。彼此往來。無詐無虞。上下相得。遠近相安。豈非祖宗法制之詳。德澤之深之使然耶。時月日久。瑕釁漸生。異

時邊境。或捐或徙。已相安於故。然以往者或數千里。今且咫尺門庭。復若更如昔人咎獨石馬營之棄。與夫紫荆白羊之破。已非今日之所宜言。第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此其說在。申公巫臣之與渠丘公言也。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也。惡莒子曰。僻陋在此。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太國矣。唯或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

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師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焦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雖然。未已也。外之固在城郭內之固在民心。失民而城不爲守也。得民而城其易易也。此其說在沈尹戌之論楚

囊瓦。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裔。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塲。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

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故曰外之固在城郭內之固在民心今

之民心何如也然而我猶晏然若無事也者則以勢

雖决裂未甚潰敗也詩不云乎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欲以綿幕之薄戍鎖甲之弱卒以保塞上正昔人

所謂無異蛛蝥之網螳螂之衛者也又京師元首也

四方四體也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

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

閩蜀腋也交東滇粵足也今夫人之元首一身之主

也元首稍稍不安一身且牽而動也一身元首之輔

也身有一處不安元首亦因而動也是故肩背欲厚

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欲無蹊蹶如是

相承而奉一元首此則一身保固之效矣今夫一縣

近而易見也亦近而易循者也誠使居常而撫其人

民慎刑罰寬賦稅教孝弟習弓矢使民出而作入而

息將使倉廩實武備修城池固而防禦密復審一邑

文在左蘇之間

妙論

可另爲一文

之要害與夫事之所不及計。時之所不暇思。俱瞿瞿然圖之。不使或得以乘我之瑕。務使我之神氣足而榮衛充。如是則鞏若磐石之安。已先奪彼之來勢。然後知我之所謂固者。蓋無時無事而不思。有以固之。此天之所以長保而福之所以日除也。夫衆縣一縣之積也。衆州一州之推也。推而積之。則夫一百四十四府。三百二十二州。一千一百五十四縣。莫不指臂而相通。當此之時。天下真若一家焉。老有終。幼有畜。風雨於是而調和。四方於是而效順。嗟夫。昔之邊臣。猶議欲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豈此兩京一十三道。又難撫而馭之。遂致赤子弄兵。潢池以爲外寇之招。今君子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

張孟常曰。襟引左傳。皆有切于固城郭。固人心之言。至通篇鋪叙。層折亦竟似左。殆如杜元凱有傳。癖之稱乎。

楊集虛曰。每多妙議。皆爲碩畫。誰謂書生無閱經濟。



